

中 国 当 代 小 小 说 作 家 丛 书

今夜零点地震

王保民 主编 生晓清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今夜零点地震

生晓清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今夜零点地震

生晓清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南宁星火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4 字数: 70千

印数: 1—5,000册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包晓泉 封面设计: 张文昕

总策划: 冯艺 技术设计: 韦方红

ISBN7-5363-1855-3/I·448(C) 定价: 2.20元

主 攻 篇（代序）

林斤澜

四五年前，我在一篇谈小小说写作的文章里，引用了常用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想来，不合适。谈写作谈什么也好，不打比方不生动，一打比方不免跛足。写作的事，本来说不死”。若呆板去说，倒弄出“死相”来了。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一阵用在政治生活里，是著名的贬义词，可委屈它了。我先前借来说小小说的写作，不过表明这么那么个特点，不关贬与褒。现在只来说小小说的写作，还用这两句四字句——八字落地，两厢分开，又

稳重又气派吧。不合适的地方，改改个把字如何？

“攻其一点，略及其余”。“攻其一点，远及其余”。“攻其一点，遍及其余”。“攻其一点，影射其余”。“攻其一点，想见其余”……好像都可以。这不是“死相”，是说不“死”的好处，也是难处。

怎么说“攻其一点”？因为只能“攻其一点”。

据说小说的写法有新有旧，先算它是这么回事吧。再算它旧写法里，多半是顺序写来呢？这儿那儿顺一顺，顺进去千把字跟喝口水一样。又算它新写法爱好跳来跳去，没准落脚在不要紧的地方倒像是恰好，好进去两千字不怕腰痛。一个短篇作兴万字往外，一个中篇高兴十万往里。

可是小小说的领土，全部，才干把两千过不去三千字。“攻其一点”是命里注定的事了。

什么叫“点”，“点”就是小小说的“小”。不论长篇短篇，凡小说都要把“小”当帽子戴上。十来年前我出过一本谈文的书，书名是“小说说小”。以为小说的“小”，就是日常用语的“小地方”，也就是文艺行话的“细节”。一位前辈小说家把“细节”比作零件，说小说好写，零件难找。这是深入浅出，又随手拈来个比方，遂成名言。

小小说更多一个“小”字，也就是字数——篇幅——地盘上抠得更紧些。紧得“攻”起来不能“强攻”“硬攻”，纵有强硬的重型武器，这点儿地方，不够转动一个轮子的。这点儿地方的紧，还不

能绷，再绷就崩了。反倒宽松，要宽松，谁要是不能领会宽松的好处，早晚得崩。全靠精选了个细节零件，随着从容道来，散漫道来，自由自在道来。地盘是紧，精选细节是紧。从容散漫，自由自在的是松。初看不少闲言碎语，到头来都是帮衬着主要细节，或是扶持这精选零件的个个侧面。有这松这紧的结合，才会有扇面上的大江东去，斗方中的气贯长虹。才会有“攻其一点，遍及其余”。

遍及其余，若死抠起来可能是不可能的事。小小说不可能，大小说可能吗？不说可能别的，单说世界上不论大小事情，没有一件是孤立的。每一发生，每一发展，都是四通八达，都立刻，都同时又通又达。一支笔写得过来吗？只能“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表完这一枝，再表那一枝，顶多是花插着来。

若不死抠，遍及其余又有可能。这就是攻其一点的同时，留下许多空白。空白又叫留白又叫布白，若留得好布得妙，勾起感觉，触动感情，激发感想，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这手段在我们祖国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空空舞台，随手是门是窗，随步是山是水。空间和时间都因无为，所以无限。国画更加明显，不但花木无根，群山都可以落地。画家把构图构思，直接叫做“布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什么“计白当里”，“字在字外”，也就是音响上“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意思。

小说不论大小，都要留够空白。若讲究中国的气韵、气质、气氛、气派、气、渺茫，请从空白着手，让空白把气落空——其实是落实。请看山水灵秀地方，灵秀是气不可见，若建一空灵亭子，可见空白了，也就可见灵秀的生机，穿插空白而是现生动了。

小小说弹丸之地，怎生空白，其实没有空白，反倒无以为生！中国的小小说，不讲究空白，难道端着金饭碗去讨饭吃？

中国小小说，好比中国山坳水沿，几竿竹几段木头的亭亭的亭子。

中国的小小说，是只画几笔的册页。

在中国的小小说里，要读得出中国绝句的气韵来。五言二十个“千金”，七言的字二十八。“贤人”。千年可以不减当年，千里不掉渣儿些许。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十个大白字，谁也认得。那气韵呢，怕也感觉得到，却又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字背后，藏着气韵来？不在哪个字背后，是在十个字漂浮着的茫茫空白里。果真茫茫？若果真茫茫不知所之，那气韵的气象韵味，岂不什么象也认，什么味也可。若什么都认可又怎么说得这里的气韵呢？请看后边十字：“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这是范围，也是归宿。这里是这样的气象和韵味。

还要见见慷慨激昂的气韵吗，请看：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这里的空白是整个历史，浩浩渺渺。不过气韵呢，又给引导到一条路上：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原来在城楼红墙外边的长安街上，东西各有一座叫做三座门的牌坊，典雅庄严。五十年代因有碍交通，因扩大广场，拆掉！拆好不拆好，是另外一个专题。当时可有一番争论，其中有一说：广场广大，是大气派。但有范围。如果无边无沿，那是旷野了。广场的极限，在建筑学上是计算得出来的。当决定拆除时节，有论者学者跣足捶胸，叹道：气儿跑了。

最后提醒一句，小说的空白不是空无限，是有所限。小小说周旋余地小，所限尤其紧要。若放任无限，那就可以不用什么艺术手段。正是无限又有限，越松又越紧，才是艺术手段的用武之地，考验之门。

被点亮的星空

生晓清

已近午夜。立在院中，一任秋风拂面，蟋蟀鼓耳。或许因情绪所致，竟头回觉得细风可数高天可触了。仰望星空，更是不能自己。依稀记得往日的星辰似乎耐得住寂寞和暗淡，不求世人所共仰，不被圣光所点亮。这也许是已成梦语。瞧，昨日的星星于今夜更明亮更耀眼了，而今天的新星也不知不觉地升挂在天空，令人惊喜，令人神思。

这是小小说的星空呀！

在小小说星空里，最值得歌颂和赞美的，我以为是恒星。恒星以自身的光和热点亮行星，点

亮整个星空。太阳是恒星、银河系里有千千万万个恒星。一些为小小说事业的繁荣而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光和热的同志，难道不是我们所要赞美的“恒星”吗？俱往矣，数小小说风流，或似晨星寥寥，或如流星划过。看今朝，小小说在世界各国文坛尽得风流，在我国专攻小小说的作家们也将各领风骚。风流也好，风骚也罢，总不能忘怀的是那神奇的中原，恒星聚会的中州。那里有千百万读者的热土，那里有各路小小说英雄的向往。要出圣手、巨匠，必先造就圣贤与巨星。这或许是出自神话故事，但毕竟是历史的哲理。

而新的历史赋予小小说作家的使命是光荣而艰巨的。小小说事业是整个文学事业的一部分，同样是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于是，就有了一大批为之奋斗为之建树的有识之士。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默默地奉献给小小说事业了。这，怎不使我们这些小小说作者对他们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呢？曾记得，1988年深秋内蒙古草原上的篝火，1989年初冬上海椭圆桌上的草案，1990年初夏河南汤泉池畔的剪影，无不记录下他们为中国小小说学会的筹备和我国小小说创作的繁荣所作出的功绩，无不记录下他们对事业的热忧与忠诚。

每当想起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每当仰望被他们点亮的小小说星空，我都难以拒绝小小说的种种诱惑，我都强迫自己十分精心十分认真地创

作。因为我没理由不拿出显示风格和个性的作品向他们汇报，也没有理由不为小小说的长廊添一份光彩。诚然，局限于自己的学识和水平，或许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力作，但愿自己的事业与生命一样辉煌。

王保民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第一套10本已在全国发行，震动了文坛，令世人对小小说刮目相看，小小说作家们无不欢欣鼓舞，终有扬眉吐气之日了。接保民电报云，第二套10本已纳入出版计划，其中有我一本。在小小说界同兴同喜的日子里，我突然接到这样的消息，愉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我已出版过三本小小说集子，早已过了处女集初版时的那种狂喜大笑的时代，但仍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因为我深知保民先生所工作的意义和他对我所抱有的期望。为了不降低他对我的信任度，我的确有好几天足不出户，认认真真地选编，然而，总不能满意。因为当今小小说作家辈出，小小说佳作迭出，况且又有第一套高质量的集子为参照，所以自信便渐渐减弱。正在举棋不定时，接到他来信说：“要选出自己的风格，要能代表生晓清。”这无疑给我的选编工作指明了方向。于是，我毅然抛却最初制定的框架，不管是否入选其它集子，不管是旧作还是新作，也不管质量与别人相比如何之差，“只要是代表生晓清”的小小说就选。选定下红篇后，便在扉页上写下书名《今夜零

点地震》而此时正是午夜。

零点肯定不会地震。于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站在小院里，细数秋风，触摸苍穹。我在倾听天籁，我在神游天宇。在浩瀚的天空中，原来我只是一团尘埃。一种神圣的使命使之向心浓缩，终于聚成一颗不知名的小行星。我是小行星了，我在等候点亮。如果能被点亮，那将过零点，而零点后已属明日的星空了。今夜星辰灿烂，明日的星空又将如何？相信那时被点亮的不仅仅是我一个。因为太阳与所有的恒星的光辉，天长地久，地久天长，点亮一批又一批新星，直至无穷。如果我被点亮，我将永远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与其他星星一道，把明日的星空装扮得更加美丽壮观。

目 录

主攻篇（代序） 林斤澜
被点亮的星空 生晓清

- 铃声四起 (1)
两棵枣树 (7)
移来的寓言 (10)
今夜零点地震 (13)
感觉 (17)
亮翅 (20)
傻哥 (23)
旁证 (27)
张三 (32)
李四 (37)
训子 (40)
爱离婚的小夫妻 (42)
气功热在悄然兴起 (46)

一笑了之	(50)
抄来的幽默	(55)
幽幽琴声	(57)
伟人意识	(63)
夺状元	(68)
启发式谈话	(70)
裁判	(72)
生活与逻辑	(76)
网妻	(79)
整容	(83)
家教	(85)
新经纪人	(89)
宽容	(93)
人是什么东西	(98)
组织同志之一	(101)
组织同志之二	(105)
组织同志之三	(109)
首席科员	(113)
好逑	(117)
后记	王保民 (119)

铃声四起

那年月，在全民掀起的如火如荼的经商运动中，人们首先学会了无孔不入的本领。各类紧俏抢手的物资信息充斥着每一颗正常的脑袋。话说回来，却没有谁，想要打我们这张四开周报的主意。我们报社仅有的一部电话也很少响起那清脆悦耳的铃声，这标志着受冷落的处境。而大凡编辑记者先生们是最能把握环境气候及政策范围又极其敏感的一类大聪明人，在充满欲望充满离奇充满诱惑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最不甘寂寞的一类活动分子。当然，为激烈的生存竞争发展而计，我们不得已才凭一枚公章申请成立了四十个公司以及派出的一百多个下属分公司，这还不包括服务部咨询站微机处理中心资金筹备小组人才流动处等部门。原本无所事事的人们，一下子忙得飞转起来。

我是经济科长兼八个公司的总经理。我深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道理，将小戚同志通过刺探剪报收集且经微机处理后的一百条重要物资信息刊登在本报经济版上，通栏标题是头号黑体：“我社供应紧俏物资，欲购从速，全款提货”最下面是四十部电话联系号码。

这张报纸出版日期记得是那年夏天最热的一天，室内气温高达40℃。

报纸出版后，同仁们读后笑话我愚蠢，说我过高地估计了我们这张报纸的作用。要知道，四开周报在市内发行不足五千份，一张报纸平均有四人阅读也就只有两万人的影响。况且当今各类经济信息报纸多如牛毛，谁有心思有信心拜读它研究它最终相信它呢？再读，我们这座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哪需要一万吨聚氯乙烯五千吨锡钢片十万台彩电二十万台电冰箱一百五十万吨425#的水泥……

他们的嘲笑正在兴头上，忽然各科室各办公室的四十部电话一起大叫起来，这是从未有过的奇迹。整幢大楼像吹进一股春风，立时充满无限蓬勃生机。

“喂……我是江陵报社……什么，你们公司要一百万吨425#水泥？……肯定比市场每吨便宜五十块……我们只提供手续，你们直接到龙潭、金山、凡川、徐州、枣庄等地提货……”

“我是江陵报社……你要两百台彩电？……好，

你们个体户有没有现款？……那太好了，明日带全款来取货……”

“喂，你是那里？市土杂公司？要五千吨锡钢片？……好，我们的帐号是0614009187，十位数全国通行……业务费二十万提成给你个人，我能做主，说话算数……”

“喂，你个人要一万吨焦炭？……我们不管你是个体还是全民，只要有钱就行……”

“喂，声音大一点，啊，是长途？哈尔滨离我们这儿有两千多公里，怎么能看到我们编的小报？是我市一家食品商店给你们挂的直拨？……对，我们这儿是组织到三万吨大米呀……”

“喂，又是长途？总机，给我查查是从哪儿打来的？……乌鲁木齐？乖乖，信息传得真快……好，我就照顾你一千吨铝锭如何？……？”

铃铃铃……喂喂喂……铃铃铃……

铃声就是命令，铃声就是信息，铃声就是金钱，哪里有铃声就往哪里奔。整幢大楼都在呼叫，所有公司都在忙碌。有的人一手一只电话，嘴巴变着两种声音交替回答。我有时要同时接三个电话。这里好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像邮电总局报话房，更像前线作战指挥部。一张四开报纸，四十门热线电话，终于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连通了，终于成为经商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第二天，长途电话几乎全部占线，市内电话打